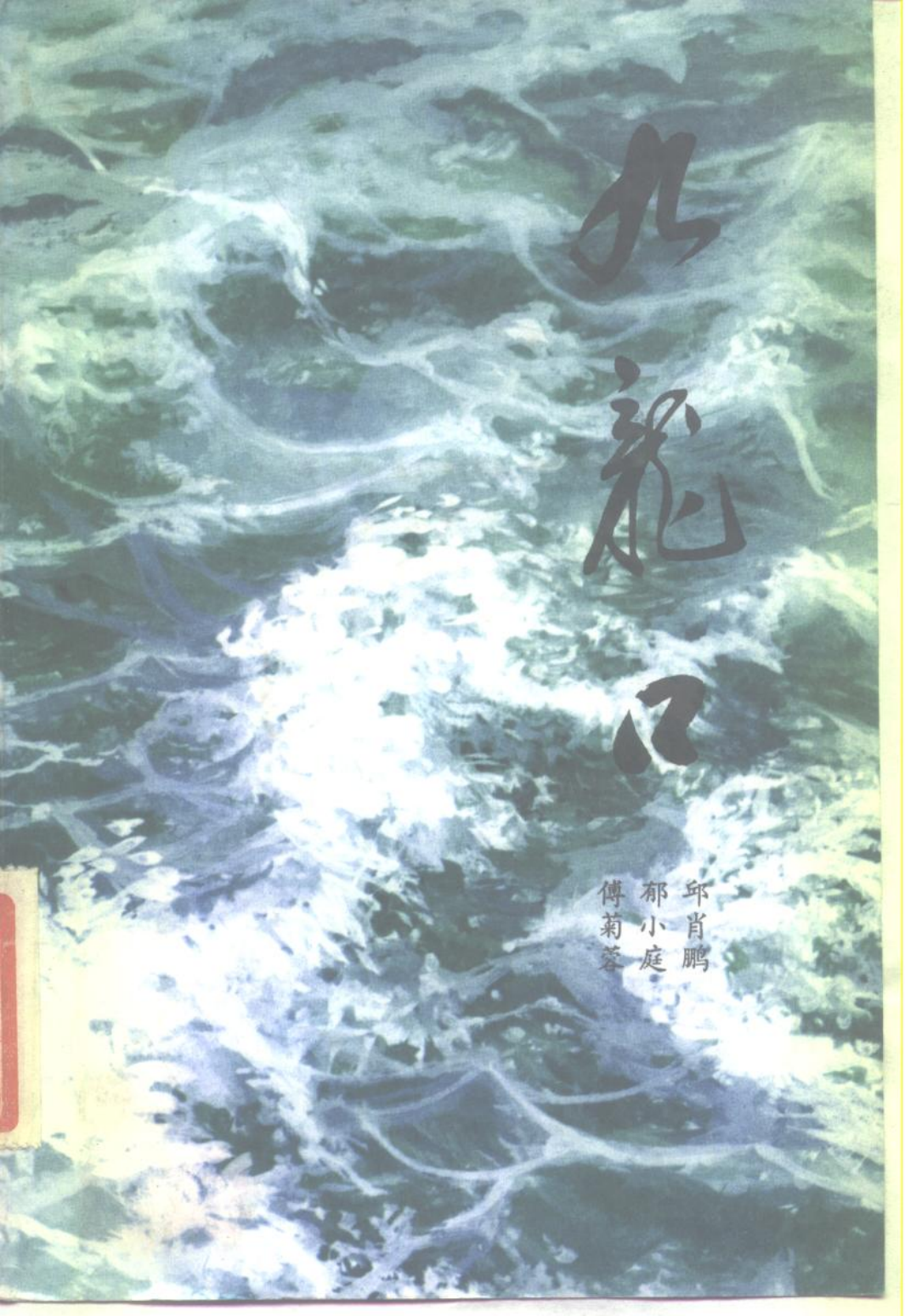




水龍口

邱肖鵬
郁小庭
傅菊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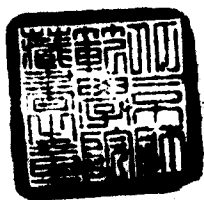
长 篇 弹 词

九 龙 口

邱肖鹏 郁小庭 傅菊蓉

中 国 曲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1059902

九 龙 口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406,000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7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100 册

书号10227·073

定价2.80元

内 容 提 要

《九龙口》是反映海关查私、旅检人员反走私斗争故事的一部新长篇弹词。

一九八〇年冬，海关在广州查获走私犯夹带高级镶钻特制手表入境。查私科长文大梁在服装进出口公司经理陈维康家发现了同一型号的手表。原来陈维康正与港商汪星海相互勾结，大搞麝香走私。汪星海为打开走私通道，预谋杀害文大梁，传送杀人密信的正是文大梁失散六年的未婚妻林亚琼；陈维康将次女美娜许嫁以拉拢汪星海；美娜的男友文小梁却发现汪星海是杀害其姐的仇人；陈维康的长女陈亚芬则协助海关查私并爱上了文大梁。文大梁在错综复杂的查私斗争中立场鲜明，与走私集团进行殊死搏斗，终于破案捕凶，并妥善处理了婚姻问题。

DD17/8

目 次

第一回	女走私犯	1
第二回	寻常家宴	38
第三回	马路奇遇	67
第四回	杀机暗伏	100
第五回	香港信使	138
第六回	相逢狭路	168
第七回	虎穴追踪	204
第八回	海上搏斗	240
第九回	留证检查	273
第十回	噩耗传来	307
第十一回	杀人灭口	341
第十二回	情深谊长	375
第十三回	祖孙相会	408
第十四回	磨香案件	445
第十五回	剑拔弩张	480
第十六回	机场惜别	510

第 一 回 女走私犯

(表)我们这部长篇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八〇年的冬天，地点在广州。广州，是广东省的省会。因为它四季如春，繁花似锦，所以又叫“花城”。要是你们到广州，进越秀公园，上镇海楼，登高一望，遍地是花草树木，整个城市就象一个大花园。它又叫“羊城”。据说，在古时，有五位仙人，——那五位仙人姓什么呢？我只晓得有一个姓×，有一个姓×（演员自己的姓），其他三个就知道了。这样说，你们两人倒成了仙人的后代了？很抱歉，年代太远，无从考证，我们也没有办法弄清楚了——总之，有五个仙人，骑了五只羊到了广州。那五只羊的嘴里都衔着金光闪闪的稻穗。老百姓种田就用它播种，年年获得丰收。之后，五位仙人腾空而去，那五只羊化成石头，永远留在那里。至今，越秀公园内还有五只羊的塑像，造型优美，栩栩如生。老百姓还为五个仙人造了一座“五仙观”，里面有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上面，还留下了五位仙人的脚印……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都有各种各样的传说，“羊城”这个名称，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城市靠近南海，和香港、九龙的距离比较近，坐飞机，半小时就能到达，而我们书里所发生的矛盾和斗争，又是和香港、九龙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部长篇的名字也就叫《九龙口》。

接下来，我们书中的主要人物要出场了。他姓文，叫文大梁。他年轻力壮，风华正茂，三十刚出头，是广州海关的查私科长。这个职务，你们可能感到有些陌生。查私，查什么私呢？简单一些

说：凡是我们国家禁止进口或者禁止出口的东西，如果有人想偷偷摸摸地运进来或者运出去，都属于走私；查私，主要就是对这种活动进行打击。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实质上就是一场走私和反走私的战争。当时，英帝国主义将大批的鸦片偷运进来，毒害了千千万万的人，中国人成了“东亚病夫”，面临着亡国灭种任人宰割的危险。两广总督林则徐正气凛然，挺身而出，依靠广大人民和英帝国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英帝国主义是最大的走私犯，而林则徐，就是反走私这条战线上的英雄人物。一百多年过去了，走私和反走私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只是走私的货物经常在变换，走私的手法不断在变化，变得更加狡猾，更加隐蔽了。今天，在火车站就发生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案子。查私科的小王正在进行追查。文大梁坐在办公室里，一面在思考，一面在等候小王的消息。

是什么样的桩案子呢？今天下午两点半，香港九龙的直通车到达广州，混在旅客中间的“马仔”叫姚发贵，引起了我们海关的注意。所谓马仔，是广东的地方语言，凡是老板手下的心腹，或者为老板跑腿的，统称为马仔。最近一年多，走私风刮得很厉害，香港走私集团的头头专门收买了一批人，出出进进，大搞走私，因此，马仔就成为走私犯的代名词了。姚发贵行李不多，其中有几听奶粉，五只手表就藏在奶粉罐头里，被我们查获了。一般地说，五只表，范围不大。但是，那五只表非同一般，牌子是“欧米茄”，很高级，其中两只女式表的表面还镶嵌了一圈碎钻，闪闪发光，更为精致。这种表是在瑞士定做的，别说在国内市场看不到，就是在国外，戴的人也是不多的。同时，还在姚发贵的身上发现了半张照片——一张两寸的照片，一剪为两，这就是他们用来接头的信号，只要这半张和另外的半张能拼成一张，就接上线了。开头，姚发贵咬紧了牙齿，死也不肯讲。后来，经过再三教育，他终于交代了：香港的老

板叫他把五只高级手表送到华侨饭店，在西餐厅左边靠窗第三只桌子边，和一个穿长毛绒黑大衣的女人碰头，对上了照片，把“奶粉罐头”交给她，她就把两斤麝香交给姚发贵，然后，带着麝香再返回香港。为了要抓住那个女人，把这条线索追到底，查私科的小王跟了姚发贵到华侨饭店“接头”去了。但是，文大梁有些担心，他们约好接头的时间是四点半，而姚发贵这个家伙把问题交代清楚已经是四点廿分了，要是错过接头时间，就抓不到那个女人了。这时，海关大楼顶上那只大钟在响了，当当当当当，五点了。大梁在办公室里走来踱去，显得有些焦急。办公室的门推开了。小李走了进来。

小 李 科长，老关长在办公室等你，他说有事和你商量。

文大梁 那么，你在这里坐一会。小王跟了姚发贵去追查，说不定会有电话来。

小 李 知道了。有什么情况，我马上告诉你。

(文表)大梁出来，上三楼，在关长办公室的门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推开了。

文大梁 老关长，你叫我吗？

(徐表)老关长点点头，指指对面的凳子。

徐松涛 这里坐。

(徐表)把茶叶罐头推到他面前。

徐松涛 这茶叶不错，自己动手，泡一杯吧。

(文表)大梁泡了一杯，喝了两口。

文大梁 嗯，味儿很好。

徐松涛 你知道这是什么茶吗？

文大梁 老关长，喝你一杯茶也不容易，还要考上一考呀？

徐松涛 (笑笑)随便问问嘛！

(文表)老关长对于各种商品是很有研究的。珍珠玛瑙，

文物古玩，各种牌子、各种型号的手表，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电子产品，他都有很为广博的知识。在海关工作，熟悉多种商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无论是吃的、用的、看的、穿的，他都有兴趣，都想去弄懂它，这已经养成习惯了。大梁明白，他希望自己也能养成这种习惯，所以即使喝一杯茶，也要考你一考。可惜，自己在平时常喝白开水，对于茶叶还缺少研究，因此只能交白卷了。

文大梁 老关长，这茶叶，又象红茶，又象绿茶，到底是什么茶，我可说不出来。

徐松涛 这是乌龙茶……

(徐表)……它既是红茶，又是绿茶。你看它的叶子，七分绿，三分红，内行的人说它是“绿叶红镶边”，就是这意思。因此，它既有红茶的香味，也有绿茶的特点……。

徐松涛 你再品一品它的味儿，是不是这样？

(文表)大梁又喝了两口。

文大梁 老关长，这茶叶一定很贵，你怎么舍得买呀？

徐松涛 是我那个在部队里的儿子孝敬我这个老子，托人带来的。所以，好象味道更好一些。不过，恐怕你现在还没有这个体会吧？

(文表)文大梁还没有对象，还没有结婚，既然没有儿子，当然也不会有这种体会了。但是，他却有了另外一种体会。老关长姓徐，叫徐松涛，河北保定人。而他的两个儿子却都不姓徐：一个姓宋，一个姓陆；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山东人——都是部队里老战友的儿子，父母牺牲了，孩子无人照管，他就把他们领过来抚养了。事情似乎也很简单，而他那种深厚的阶级感情就很不简单，在十年动乱之后的今天，就更加显得可贵了。

文大梁 老关长,你说有事要商量,什么事呀?

(徐表)老关长把几份海关内部的情况通报放在文大梁面前,告诉他:根据西北方面的海关、公安局最近送来的一些材料,那边出产的很大一部分麝香落到了走私集团的手里,有可能从广州偷运出境,要我们格外注意。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黄金白银是宝贵的,不知道麝香的价值并不低,在香港,一两麝香的价格超过一两黄金,在特别紧张的时候,要用几两黄金换一两麝香呢!它是一种名贵的药材,能止痛活血,通经开窍,对于跌打损伤、冠心病有特殊的疗效。近年来,对麝香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它还能医治癌症。它又是高级的香料,法国的巴黎香水是世界闻名的,所以能享有这种国际声誉,就因为里面含有麝香的成份。那么,麝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动物身上分泌出来的。这种动物,通俗的名称就叫香獐,出产在我国的西北青海一带。在香獐的肚脐下面,有一个香囊,里面棕黑色的粉末就是麝香,大的有鸡蛋那么大小,大约一两左右,小的不过四、五钱。也不是每一只香獐身上都有;雄的香獐,三年以上,才有麝香,雌的身上是没有的。而香獐是一种很为稀少的动物,我们中国的西北部比较多一些,尼泊尔等一些国家也有一些,其它国家至今还未发现过,所以,就显得格外珍贵了。因此,麝香是属于不许出口的重要物资,但是,偏是有大批麝香落到了走私集团的手里,这就是个大问题了!

徐松涛 大梁,我们国家是出麝香的,可是现在却非常紧张,医院里为了抢救病人,急需要一些麝香,往往东奔西走,还是搞不到。就说我这条腿的关节炎,过去,一贴上麝香止痛膏就好,可现在,就是配不到!一想到这一点(一拍腿),

心里就冒火……嗨！

文大梁 怎么啦？

徐松涛 这关节炎又发作了！不管它。最近，海关总署专门召开了会议，要求各地海关严格把守关卡，为了保护国家资源，对那些走私犯要狠狠地打击！广州，是连接港澳的重要口岸，更不能有半点马虎。我们的担子很重，要商量一下，拿出一个办法来。

（文表）大梁听完了老关长的话，马上和姚发贵的五只高级手表联系起来了，他就是到广州来取麝香的，说不定和西北发生的情况有联系。

文大梁 老关长，这情况通报里说，走私集团的大批麝香有可能从广州偷运出境，我看，他们的分析是正确的。今天，我们查获了一件案子，很可能它就是一个苗头……

（徐表）老关长眉毛一扬，眼睛一亮，而额上的皱纹却显得更深了。

徐松涛 你们查到了什么案子？它有哪些一些苗头？快说！

文大梁 下午两点半，在火车站抓到了一个马仔，叫姚发贵，他在香港是一个“飞发匠”，就是到广州来取麝香的。

徐松涛 嗯……

（徐表）文大梁说的“飞发匠”是什么工作呢？老关长听得懂，听众们就陌生了。那个马仔姚发贵是理发的。在香港，理发店叫“飞发店”，理发的人叫“飞发匠”；轧剪推上去，头发飞下来，“飞发匠”，也是讲得通的。他到广州来取麝香，那么从这桩案子里可以看出了一些苗头来了。

徐松涛 香港什么人派他过来的？问清楚了吗？

文大梁 姚发贵说，那个人，是香港星星舞厅的经理，胖胖的，姓张，他们都叫他肥佬张。可能是指挥马仔的一个头头，并

不是后台老板。

徐松涛 嗯……说下去。

(文唱)那理发匠,姚发贵,

取麝香,来闯关,

他作贼心虚露破绽,

被我们当场扣起来。

徐松涛 他们用什么办法接头呢?

(文唱)照片半张为信号。

徐松涛 在什么地方见面?

(文唱)华侨饭店来相会。

徐松涛 我们派人跟了去吗?

(文唱)我们派了小王把线索追,

只是至今消息还未曾来。

徐松涛 (点头)这样说,是露出了一点苗头……

文大梁 老关长,真正的苗头还在后面呢!

(文唱)看来此案根盘大,

因为带来的私货非一般,

要顺藤摸瓜紧紧追。

徐松涛 他带来了什么私货?

文大梁 非常高级的五只手表……

(文唱)欧米茄手表多名贵,

亮晶晶,光灿灿,

有那密密碎钻在四周围。

徐松涛 (注意)喔!……

(徐表)老关长更为注意了。如果说,他们是走私手表,先带几只样品进来,对方看得中,彼此说妥,然后把大批手表偷运进来,这也是可能的。但是,决不会是这样高级的

手表。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了！

徐松涛 大梁，根据你的分析，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文唱)很可能联络感情为礼品，

为了拉关系，找靠山，

裹着糖衣作炮弹。

香风薰人人欲醉，

也许是，已经有了黑后台，

他们里应外合要防范。

或许我想过了头，

或许是瞎疑猜，

但是揆情度理仔细推，

总觉得这一桩案子不简单，

深入调查理应该。

(徐表)老关长觉得这小伙子很有见识，想得很深。根据最近查到的几桩案子，我们内部确实有些人出了毛病，因此，他这个推想是有道理的。但是，那五只高级手表不知是送给谁的？看来此人还不是一般的人物呢！

徐松涛 大梁，要是他们有了后台，就不大好对付了！你真碰上
了，顶得住吗？

文大梁 老关长，有我们的党撑腰，我想是顶得住的！

(文唱)国家要富强，四化要保卫，

为了紧紧把住这一重关，

我文大梁愿把重任担，

要你老关长全力作指挥。

徐松涛 好呀！你把姚发贵的问题和西北的情况联系起来，又把五只高级手表和我们内部的某些人挂起钩来，我同意你这个看法。可是，小王还没有回来，他能不能接上头，可

有些担心哪！

(表)有人在门上敲了两下，老关长喊一声：“进来”，小王就出现在面前了。这小伙子是东北人，头发很浓，眉毛也很浓，廿五、六岁年纪，而鬓脚下边，嘴唇上面的胡须根也已经很浓了，加上他火气大，喉咙响，真有些象《三国演义》里张飞的样子。

小 王 老关长，科长！我回来了！

(文表)文大梁对他的面孔一望，就晓得没有接上头。回头对老关长看了一眼，老关长点了点头，意思是：你问吧。

文大梁 小王，跟姚发贵到华侨饭店去接头，怎么样了？

小 王 唉，倒霉！

(王表)他把文大梁面前那杯茶往嘴里一倒，连同一大半茶叶一起吃了下去了。

小 王 真是见他娘的鬼！白跑了一趟！

文大梁 过了时间了？

小 王 怎么不是？姚发贵那家伙早一些交代就好了。可是他在火车站办公室耽搁了不少时间，支支吾吾，拖拖拉拉，死也不开口。见他娘的鬼……

文大梁 小王，火气别这么大，粗声粗气，多难听？

小 王 唉，那家伙，我恨不得给他两个耳刮子！到了华侨饭店，没有接上头，我心里真比火烧还难受。可他倒是轻轻松松的，对我说：“那个女人不来，我也没有办法，既然我们来了，就在这里吃一顿点心吧，我请客……”真是见他娘的……喔，不说了！

(文表)大梁有些失望，但是不能怪小王啊！

文大梁 小王，这么说，那个女人始终没有出现吗？

小 王 出现是出现的，就是没有抓住……

文大梁 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 王 唉！

（王唱）追查线索急匆匆，

但是接头的时间超过了八分钟。

我在餐厅里面四下看，

只见人来人往乱哄哄，

真是恨满心头急满胸。

小 王 人是很多，就是不见那个女人！我向服务员了解情况，他对我说……

（王唱）他说三号台有一位女顾客，

黑大衣，长毛绒，

天生一只圆面孔。

看她是心不在焉只是把香烟呼，

叫了点心一动也未曾动，

两只眼睛只是望着那只电子钟。

大概是一片诚心在将你等，

只怪你对待女朋友太觉旣信用，

真是急惊风碰着你这慢郎中。

你快些追上去，

也许能相逢，

当面来道歉，

多鞠几个躬，

否则是发脾气一定要对你扳面孔。

（文表）文大梁险些笑起来，那个服务员大大地弄错了。

文大梁 那位服务员把你当作她的情人了！

小 王 算我倒霉，也成走私犯了！……我想既然那女人刚离开餐厅，走得还不远，就拉了姚发贵追了出去……

(王唱)我是出了店门左右看，

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只圆面孔，

也是黑大衣来长毛绒，

她低头钻进了汽车中。

我是三七廿一都不管，

跳上了出租汽车去跟踪，

急急忙忙就向前冲。

我想是哪怕你上天要赶到那灵霄殿，

入海要追进水晶宫，

一前一后快如风。

十字路口将要到，

她的汽车穿过去，

我的汽车不能动，

一只红灯把我拦在路当中。

眼看那自行车，如流水，

大汽车，一条龙，

那只红灯足足亮了三分钟，

因为下班时间正高峰。

急得我来跳脚，

气得我面孔红，

但是急断了肚肠也既啥用，

那圆面孔早已无影踪。

(文表)大梁想：还不要紧，只要你把那个女人坐的那辆汽车的号码记下来，找到那司机，还可以追查到一些线索。

文大梁 那么，她坐的那辆汽车号码你记下来没有？

小 王 记下来了！所以我就赶到出租汽车公司，找到了那个司机……

文大梁 那司机怎么说？

小 王 他告诉我……

(王唱)那圆面孔在荔枝湾公园下了车，

和一个香港小姐来相逢，

握手谈笑话喁喁。

那姑娘是：雪白的短大衣，

细软的长毛绒，

瓜子脸儿嘴唇红，

她们双双携手进园中。

小 王 她们两人到底往哪儿去，司机就不知道了。没办法，我也只得回来了！

(王唱)这些情况看来也无用处，

只怪我小王是只大饭桶，

赶东赶西好比去兜风，

白吃辛苦原归是一场空。

小 王 唉，一只圆面孔，一只瓜子脸，都不见了。广州这么大的城市，到哪里去找她们呢？不是完了吗？

(文表)大梁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

文大梁 小王，你已经尽到了努力，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一定很累了，好好地休息去吧。

(王表)小王把五只“欧米茄”和半张照片交给了文大梁——这些东西，是由姚发贵带了去接头的，现在，线也断掉了，他原物交了出来。

小 王 这手表和半张照片就交给你了，那姚发贵住在新亚旅馆，他要求早些放他走。

(徐表)小王往外边去了。老关长看到大梁眉头打结，心情有些沉重，也难怪，那圆面孔和瓜子脸两个女人本来是